



九紫微言（選四） 雪陽

一．謊的終結
在地上默默行走，偶爾說說
說謊者是我们致敬的兄長
待靈魂長大願我也一樣
將很快走完的一生，戲說漫長
為總是撲空的夜晚，謊稱希望

默默行走的祖先正穿越洪荒
無辜的說謊者在紅海落難成王
四季模糊的影子已說成神話
又見飛鴻落雪泥，竹杖輕勝馬
真假難辨的雲霞飄出千年酒香

雲牽魂夢的再生？直說無望
兄長啊那就換一種迂回的說法吧
“輪回”自成改頭換面的故人
略帶遺憾，幾乎遺忘，有點欣然
睡眠給輪回說的無限入夢圖說

洪水·劫火·饑荒，瘟疫喪盡天良
因為最初的謊言仍庇護幾片雪花
啊荷魯斯你的王者飛翔是在告別嗎
關閉了左眼中溫柔的謊言之光
故園將失去最後療愈的夜晚

天與彌天大謊難解難分的蔚藍
道成肉身的南方，言出法隨的瘋狂
真的放棄吹響眾神再造的號角嗎
天火真謊海水如謊，海天一色盲然
有哪個謊能覆蓋白骨的真相

末世呵說謊者無謊可說的尷尬
人間如何能忍受生者無詩的荒涼
最後堅守謊言的是無言的春風
在恰當的瞬間回首鮮花的舊傷
將一言不發的笑容留在當下……

二．風中趣言
那是風的源頭，也是生的理由
時光流逝了而香味愈加濃郁
詩與遠方曾有一場不期而遇
記憶的燈光在夜風中隔江遊走

昨天有幾個無風的瞬間，天長地久
靜思的妙趣讓我想起久違的芥粒
天地之間總有一些如山的溫柔
在遠方默默支撐著下垂的天宇

靈魂的荒蕪像雪峰上走失的雷聲
常以閃電之姿返回憤怒的出海口
一生有很多瞬間可以覺醒孤獨
因為無趣我們忘卻了讓肉身回頭

詩意如春風暖心 石子

初春的陽光灑滿大地
我們懷揣一顆誠摯的詩心
從悉尼四面八方
不約而同地奔赴
靜街邊的梁家新居

女主人賢淑靈巧，熱情如春
男主人敦厚儒雅，溫和可親
夫妻同心籌備慶典
迎來送往，忙前忙後
每一份周到
都飽含著真情與誠意

從旋轉樓梯到頂樓陽臺
一步一步
我們走過的
不只是一個溫暖的家
更是一片屬於詩人的天地

在南十字星的天空下
老中青詩人們歡聚一堂
還有來自澳洲、黎巴嫩的貴賓
帶著友誼和祝福
與我們相聚在詩的世界

中文與英語
交織在歡笑之間
從起初的矜持到後來的熟絡
從禮貌的握手到開懷的大笑

從傾情的吟誦到縱情的高歌
這一刻
語言不再是距離
詩歌讓彼此的心如此靠近
連空氣裡
都彌漫著盎然的詩意

春風時而溫柔
時而放歌
當詩人們
朗誦起動人的詩句
春風也仿佛放慢了腳步
靜靜地聆聽

老一輩詩人
找回了青春的詩行
那一聲聲深情的吟誦
仿佛又把我们帶回到
意氣風揚的年代

中青年詩人
即興而歌，豪情滿懷
詩句朗朗，聲聲相和
無需彩排
便已默契成章

當詩歌成為聯結詩心的橋樑
我們因詩而聚
因詩而親

不分民族
不論膚色
萬里晴空
見證詩興蓬勃的這一刻
陽光
為詩會送來祝福
春風
為友誼輕輕吟唱

青春不老
歲月如歌
在南半球初春的九月
詩意如春風一樣暖心

同契鑄華章 阿平

國風浩蕩越重洋，
際遇南溟聚一堂。
詩心共燃星火亮，
人間自此有清芳。
筆耕不輟尋真意，
會盟同契鑄華章。
澳洲海上生明月，
洲頭才濟立棟樑。
分途雖遠志同航，
會當振翅九霄翔。
成此萬古千秋業，
立言薪火傳四方。

祝賀PPC國際詩人筆會澳洲分會成立詩選

如果愛，就讓它排山倒海 布文

如果愛，就讓它排山倒海
像黃河在十九道彎之後
突然卸下全部的矜持，把泥沙
與星光一起傾入大海。
像月亮突然不再高懸，
而是俯身，用清輝填滿每一道溝壑。
像風，不再迂回於林間
而是徑直推開所有的門窗，
讓塵埃在光線中徹底暴露自己。

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愛著，
像把一朵花夾進書頁，
像把一滴水藏進掌心，
像把一聲歎息，說成是風的過錯。
我們給愛穿上棉衣，戴上口罩，
讓它學會彬彬有禮地走路，
學會在適當的時候轉身，消失。
我們甚至給愛辦了身份證，
上面寫著：此人溫和，無攻擊性。

可是，可是，
如果愛不能排山倒海，
它還是愛嗎？

如果愛不能像一場暴雨，
把乾旱的土地灌得跟踉蹌蹌；
如果愛不能像一場大火，

把枯黃的草原燒得乾乾淨淨；
如果愛不能像一塊石頭，
從山頂滾落，砸出最深的坑；
那麼，我們所說的愛，
不過是孤獨養的一隻寵物，
在黃昏來臨前，早已睡去。

我見過真正的詩人。
在無數個不眠的夜晚，有人
用一行沉默的詩句，說出最響亮的話。
在乾涸的枯河道上，有人
用一滴墨水，復活了整條河流。
在磨磚的午後，有人
把自己越磨越薄，直到成為粉末，
灑在稿紙之間，仿佛從未存在。
他們寫詩那樣笨拙，
像一棵樹把根紮進岩石，
像一隻鳥把巢築在懸崖，
像一個人，把心掏出來，
放在桌上，任人閱讀。

所以，如果愛，
就讓它排山倒海吧！
讓它像落日沉河，做我的心；
讓它像落葉紛飛，做我的身體；
讓它像地平線，做我的視線。
讓它把舊的你推翻，把新的你建起。

讓它把所有的門都撞開，
讓光湧進來，讓黑暗無處藏身。
讓它像啄木鳥敲打樹幹，
一聲，一聲，直到聽見
空靈的回音，從密林深處傳來。

那時候，你會發現
愛從來不是溫順的，
它排山倒海而來，
只為把詩，從萬千沉默中，認出來。

今夜，我們在這裡，
不是來客，是歸人。
所有的漂泊，都是為了這一刻的相遇。
不同的母語，卻唱著同一支歌。
我們點燃胸口的火焰，
讓它照亮彼此的臉。
我們大聲念出那些滾燙的句子，
像海浪一遍遍撲向礁石，
像桉樹把香氣毫無保留地交給風。
沒有隱喻，沒有隔閡，
只有心跳撞著必跳，
只有詩，把我們從各自的遠方，
找到同一個燈火通明的晚上。
如果愛，
就讓它排山倒海地來！
讓我們舉杯，把沉默一飲而盡，
讓每一行詩，都成為這個冬日
最響亮的姓名。

打開天窗，讓陽光灑下 池青椽

今日陽光明媚
打開天窗
讓陽光灑下

暴風雨沖走了一切
污垢、淤泥、蟲害、垃圾
如今 玉宇澄清
天地乾淨
我們需要陽光
普照大地 溫暖人間

愛，是激情
像排山倒海的黃河急流
像波瀾壯闊的錢塘大潮
它要衝擊
它要不管不顧
它要排除萬難，一往無前

愛，更是溫情
是溫暖億萬家庭的壁爐
是照進陰暗角落的陽光
它需要熱情降溫
它需要智慧沉澱
它需要曠日持久的
滋養、呵護

當地覆天網的愛平靜下來
當喜氣沖天的婚筵收席
我們就要平息
我們急促的呼吸

我們就要理順
我們衝動的心跳
我們要思量衣食住行、柴米油鹽
我們就開始舉案齊眉，相敬如賓

讓我們小心翼翼地
把一朵小花夾進
愛情的巨著中
當作見證

讓我們小心翼翼地
把一滴晨露珍藏在
愛情的花瓶裡
當作養份

如果愛，就讓它如沐春風
如果愛，就讓它春風化雨
如果愛，就讓它雨露滋潤
如果愛，就讓它陽光燦爛
如果愛，就讓它百花盛開

在這澳洲分會成立大會上，
讓我們攜起手來，
唱響同一首歌，
讓愛紮下根去，
讓愛
開花 結果！
(此詩乃受布文詩歌《如果愛，就
讓它排山倒海》所感染而作。)

詩歌該有的樣子 董方

這是詩歌該有的樣子——
有南半球九月的陽光，
穿過溫潤的風，
拂過長髮，
舞動出少年未曾褪色的模樣。
在這裡，
歡笑與淚水交織成最真的詩行，
堅持與擔當，

撐起一片寫滿星光的遠方。
縱然心底偶有不安與迷茫，
那是靈魂在向更深處張望。
聽，太平洋的濤聲正拍打着節拍，
祝賀的墨香，
已在澳洲的春天裡
悄然綻放。

九月，春意盎然 子非魚

據說，從梁社長家旋轉樓梯上到樓頂平臺，
就會從暮冬直接跳轉到夏日

還沒有來得及整理被風吹亂的長髮
我們的裙擺又隨風飄動起來

就像還在回味詩意氾濫的中英文詩時
滾滾長江水又在歌聲中澎湃
剛柔並濟的太極拳和水調歌頭的溫婉

彼此談論著與詩歌有關的話題
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我們
在南十字星下
用愛用我們對詩的執著
把靈魂直抵心中最柔軟的角落
那裡鮮花盛開那裡鷗鳥在飛翔

詩歌在這裡相遇

如冰

我們集合
在南太平洋的懷抱
像久別重逢的河流
從不同的河口
把各自的語言帶來，
讓它們折射同一片水域
的閃光
在澳洲的岩石上匯成同一道潮聲

把影子交給南十字星
用光的犁鏵翻耕
伴著桉樹的清香
在大漠一覽無餘的紅土上
在悉尼歌劇院的帆影裡
把我們的詩行延伸到世界的角落

在這裡 每一種母語都找到歸宿
每一次心跳都聽見回聲
詩歌不是高處的宣言
而是低處的相遇
這裡我們交換詩句
如同交換手掌的溫度

把沉默磨成詞語
讓每一束微光都能點亮遠方的名字
讓每一次呼吸都能在紙上留下印記
從世界各處帶來的鄉音
在此彙聚
不同文明的骨骼
由詩句重拼完整的未來

詩句行走在大地上
陪伴我們穿越遷徙的年代
穿越語言的斷層
穿越世界的傷口
讓漂泊重新找到歸途
讓所有的陌生都因詩而靠近

當南半球的風吹過
我們的詩句已不再是孤獨的飛鳥
它們穿過晨昏的縫隙
落在每一個需要光的地方
在太平洋蔚藍的波濤裡迴響

詩架長虹氣象生

南溟秋色正澄明，喜見騷壇樹旌旗。
萬國心隨雲鷺遠，一邦雅共雪清清。
筆橫滄海波瀾闊，詩架長虹氣象生。
更待人間多惜誦，柔風化雨解紛爭。

獨孤行